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6 1958

T5402 /4527

宋學子集  
八

序

宋學子集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之八

賜進士第文林郎浦江縣知縣高淳韓叔陽彙集

後學浦江張元中編次

庠生張孟纓校正

序

凡三十五章

送刑部尚書李公新除浙江行省叅知政事序

大丈夫生於世也先貴乎立志志既立不加以以問學猶王后無當其質雖美弗適於用也問學既克不遵其時猶操瑟立齊王之門雖有其藝而三年不得入也時既逢矣苟處之閑曹冷局淹回下僚猶瞻仰岱嶽之巍莪亦未易叫閭闔而呈琅玕也古之人固曰不可企及亦其全是數者然後能立事功而垂竹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帛也歟晉康李公文彬器度宏偉昂然負高志博習經史必期明體以達諸用當是時無有尉薦之者浮沉府掾中日以澤物為已任會海內不靜群盜磨牙吮血殺人如麻公集兵二萬人保障封川肇慶新昌德慶四郡凡十五年強兵如九江劇盜如三山龍潭卒不能犯境莫府上其功雖累加以重爵公惟知恤民為急而無所外慕由是薦紳之勝流岩穴之處士與夫技藝百工商賈之屬咸驥然稱之曰活我子女全我室廬存我金縉者其惟我李公乎公猶欲然每以為未足及天兵下廣東德慶侯實總戎事聞公之名遣使者聘起之既入見上署為中書斷事官遷大都督府持法平允聲譽翕然有聞尋改小司寇未幾陞秋官又未幾

上御外朝親擢為浙江行中

上署

書參知政事中外莫不慕豔之夫以公之賢能遭四海雍熙之世上簡萬乘之知入司喉舌刑罰法從出鎮行垣儀刑州牧銀章艾綬蔚乎其光華畫省長棘儼乎其雄邃足以行所志而不負其學矣大丈夫之際遇有如此者可不謂之榮乎抑予聞嶺南郡縣以百餘計而東廣為最盛其出而仕者未嘗無其人唯張文獻公暨余襄公卓然清風振起百世公固廣產也中朝士大夫寧不以望二公者為公望乎公之往也推體用之學以施于民凶姦之未屏也我則鋤刻之仁化之未孚也我則宣布之人風之未淳也我則移易之民瘼之未瘳也我則蘇息之水利之未修也我則平治之庶幾無負

聖天子寵眷之深

意他日良史氏必錄公之勳業焜耀簡書較之二公未知其孰

優孰劣此蓋邦家之榮非一身之榮也公其勛哉

送張編脩赴南陽教授序

河南張生翀奉 旨自國史教授南陽行有日甫拜請曰翀也  
區區一布衣遭逢 有道之朝獲肄業 禁庭 鑾輿時幸而  
勅戒之恩禁所加喬猷不足爲高瀛海不足爲深今者出典教  
一邦思所以弘敷 帝訓甚懼弗稱願聞一言以自勗者予曰  
古者設五經博士以教授所謂教授者非官名也以之名官自  
宋慶曆中始然有漕司所辟舉或以兼官或以士人而猶未肄  
朝廷也其命於朝廷又自熙寧中始夫教授之職以經術行義  
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事而糾正不如規者其責實至重也生  
然予言否乎生日然予曰未也治師雖知精鐵必加陶鎔而後

成湛盧梓人雖知良才必施斤鋸而後成官室知之何難當思  
允蹈之爾生之往也取群聖人之經列弟子於堂下啓之迪之  
優之柔之屢之飶之使心與理相涵事與心弗悖庶幾材成而  
器良矣生然予言否乎生日然予又曰未也教道所施貴在變  
通譬之木也視小大而加斤鋸焉鐵也察銛鈍而施陶鎔焉一  
槩而視之過矣生之往也各因材之清濁學之淺深過者損之  
不及者益之毋驟語以高遠恐其凌躐而不遜也毋使安於卑  
近慮其苟且而自畫也毋過於嚴厲上下之情不能相通也毋  
失於寬縱長幼之節或致玩褻也毋示之以非聖之書防其遁  
而離也毋習之以無用之文禁其乖而有僻也此六者皆變通  
之事也君子之立志不獲高位以行其政令幸而得掌教一州

焉亦不翅足矣何也政令能禁民爲非而施教者乃使民自不  
恐爲非人倫籍之以厚風俗因之可移顧有出於政令之上者  
豈細故也哉生能從事吾言庶幾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  
所學矣生其往哉思盡心焉可也於是生再拜謝曰狎雖不敏  
敢不夙夜祇奉予以生可進於道也次第其語而贈之生字鳳  
舉沉重有識量研窮遺經而造其闢奧出應書鄉闈嘗占前列  
云

送布政葉公之官閩中序

皇帝御天下之九年以諸行中書之設本於權宜之制中外並  
稱失尊朝廷意乃詔丞相御史大夫及翰林侍從之臣議更其  
名職革行省置承宣布政使司司有使使之下有左右參政皆

妙擇在廷之臣克其職十年夏儀鸞司使葉公使節而使於福  
建凡與葉公往來者咸曰公之往宜哉福建大藩也統府惟八  
壤地二千里物產之富服食之華甲天下而使以一藩之長也  
凡事之當否左參政曰可右參政曰不可司之屬曰然掾吏曰  
不然皆不敢自用其言白于使使可否之然後定其權之若是  
也而公又  
天子之親信臣也公精志小心事上二十餘

年未嘗有過上之器公非一日矣宜乎公之當此任也金華宋  
濂曰雖然  
天子用公者非謂舊也謂公賢也以公爲使  
者非以榮公以公能任重職也不命之他司而之福建者非謂  
地廣物富以去輦轂頗遠  
命公綏其民也夫國之建官立職  
豈以富貴其臣哉所以爲民也  
天子與宰相運于內西

海之遠北民之繁安能畢得其情而遂其性哉故立布政之司以治之官以布政名欲其宣政化於下也有疾苦不能自達於上惟公得達之民有善可旌有惡可誅惟公得聞於上而旌誅之鋤其疆悍培其良順俾山巔海涯之民皆得安其生以樂太平之治斯則天子委任公之意也亦公報天子之職也苟以位爲公之榮豈知公者哉濂與公同朝最久知公之爲人寬厚好善故具道建官之意以爲公贈且以爲公規

送張禮部兼晉相府錄事序

皇明御天區宇敕寧文化洽熙罔間內外

聖天子猶時

食宵衣欲圖治安如黃虞時在野之賢無不遣使羅致于庭當是時錫山張箐惟中用監察御史薦上名銓曹四方來者雲擁

而林布銓曹各因其才命題試之而惟中前進士乃以經學對初覆考僉謂良才遂列爲首選又明日丞相引見於奉天門上親御翰墨疏其名下曰翰林應奉其次而下悉用奉天選授官則惟中特被簡注可知矣已而惟中視草比門文辭雅馴而能弗悖上意於是日侍左右或講說經史或應

制賤古今詩未嘗不再三稱善甫一載特授禮部主事未數日會晉相府錄曹闕官復命兼之命既下六曹之士咸曰學者當明體而適用苟學矣而不施之於政是玉卮之無當也奚補焉上之摩厲惟中者厚矣詩人頌文王作人之盛有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其今日之謂乎三館之士又曰詞林之設官自學士而下曰侍講曰侍讀曰直學士凡若干人而待制修撰編修

之屬不論焉夫以賢才如此之多其事始集惟中以一人獨當其任亦未嘗見其有缺敗非其才之果良乎苟使議禮於儀曹贊書於宗藩其有不稱職者乎傳有之君子學之在躬當無施而不宜惟中其有焉金華宋濂則曰二者之論固當矣濂則以爲天下才良者衆矣能致萬乘之知者幾何人哉縱知矣論說或不合沉沒於下僚十年不調者有矣縱調矣或處閑曹冷局首尾拘畏不能展其志者有矣今惟中以一布衣之微上膺宸選未久而三遷官官清要之重寄不知惟中何以報上之賜乎奔走承順以爲恭非報也出入謹飭而自防非報也唯清白一心以承休德常如天日之照臨有知無不爲爲之無不竭盡其智慮庶幾稍無愧耳他日名存竹帛功在 國家不

於惟中之望而誰望乎會 上錫晉王土田於吳惟中將履畝而實之過家上冢以爲鄉邦榮濂惟中老友也故於其行不敢佞而以規

### 送李參政之官廣西序

丈夫生而遇聖神之主承信任之隆而居方伯之位得施賞罰號令於千里之內亦榮矣哉信榮矣然君子不敢以爲樂也君聖則望臣者深君之信任者隆則後世責吾者重所居者高而所治者廣則斯民議吾者衆議吾者曰承君之任如是之大也而敷君之德以澤吾民者猶有未至也後世責吾者曰彼之得君如此之隆也而其事業若斯之隘也吾之君如堯舜矣吾猶未及古之賢臣吾可不自省歟合三者而思之上恐負吾君中

先學士全集卷八  
四  
恐負吾民下恐不免後世之求備將日夜憂之之不暇矣奚取  
樂乎雖然吾才苟不足居乎位固不敢樂也誠有才焉斯民有  
未安也吾告於君而圖安之斯民未入乎善也奉吾君之道而  
教之大而國家之法有未著也吾以所得者告於君爲後世慮  
者或未至也吾將爲之贊助焉則可以不愧吾之職矣吾職之  
不愧則吾心可樂矣豈若無能者而戚戚爲哉天台李君守恒  
以美才爲  
上所拔擢任  
內廷承顧遇者三年今由左  
通政爲廣西布政司右參政余知李君才甚充者也有方伯之  
樂而無其憂者也於其往道其榮且樂之故以告使致思焉

送晉王府王傅李君思迪之官詩序

成周之時王者必立師傅尊之曰公而不煩以政務廣廈細纜

之上論道而已自漢以來以王爲一等之官則衆建宗親以爲  
藩故亦設傅相輔之相則總其國政傅則導以德義歷代相因  
未之或改我  
聖天子臨御之三年思固泰山磐石之宗  
以奠安黎庶九子一孫同日封建爲王所以敦展親之道壯維  
城之勢也于時  
晉王開國太原詔簡在廷之臣以吏部侍郎  
李君爲之傅命既下爲士者曰我知李君文且賢也翩翩乎脩  
辭截截乎雅韻春花明而秋雲敷江濤雄而蛟龍鳴出其緒餘  
克擢高第遂爲甲午科名進士其膺是選也則宜在位者曰我  
聞李君賢且能也自來京師即膺寵眷居右史有獻替之功佐  
延安有撫綏之績已而召入郎曹直躋法從試之也旣屢而用  
之也彌篤其膺是選也則宜金華宋濂則曰是固然矣然而



皇上之意以晉國表裏河山之固北控代朔南接關陝其地爲形勝其民儉嗇而易化必得重厚誠懇君子輔王而安輯之此李君所以在選要不止前二者所云而已也今王雖未出閣李君之行浚治其城隍經營其官闈勞徠其黎庶然後迎王就國日以法言大訓陳於前俾王爲措王斯民爲唐虞之民熙鴻名於無窮垂今德於不刊在此舉矣李君尚勗之哉瀛也不敏待罪國史他日幸觀勳績之凝必執筆書之曰出鎮太原自晉王始其導王以德義底于成功自賢傅李君始不其躋歟李君尚勗之哉瀛之有望於李君者若斯而已李君名吉其字曰思迪濟南人

送甘肅衛經歷張敏行之官序

長安張敏行至正癸卯進士也入國朝以來部使者薦起之擢爲翰林典籍時四庫之書多歲文華堂堂在禁中舊爲諸俊秀肄業之所抵奉天門不百武車駕嘗幸臨之敏行蚤趨朝已卽危坐堂中中使或傳宣索書卽啓鑰以上如是者二年雖得時近日月之光然未暇謁其氏名一旦上御東房遙見敏行委蛇入堂召而前問勞備至且曰爾能詩乎對曰臣雖不能願學焉乃命之題敏行研墨濡毫跪寫以進

上覽畢悅曰詩甚佳地產如爾者誠鐵中之錚錚也由是日承顧問見其性秉忠懇可任以事特命爲甘肅衛經歷賜內府白金五十兩錢一萬二千文以寵其行凡所與游皆爲賦詩予時侍講禁林送至都門外執爵立而言曰甘肅在漢爲酒泉爲張

掖等郡初因張騫言建置城府稍發徙民克實之隔絕西域而  
斷匈奴右臂當時匈奴悍疆西域未盡服故其策不得不爾也  
今 皇明在御天威所至如雷如霆西域諸戎稽首稱臣者接  
踵道路而元君遺胤奔竄沙漠粗存喘息惴惴自保孰敢持一  
矢東向非漢時比也 聖天子特念生靈久罹兵燹不得以  
自寧設衛宜屯一以備不虞一以招懷創殘之民其責亦甚重  
也敏行亦知其所以重乎於斯行也當導宣上德曰吾  
皇一視同仁罔間南朔夙夜唯爾民之憂恐爾寒也使來授爾  
裘慮爾餒也俾來給爾食或無以耕予爾牛或無以獵資爾馬  
若弓爾其寧哉武縱曰愚離水火而升衽席云胡不樂將見荷  
旃被毳者于于而至矣

此報上毋若翰林時危坐咏詩而自逸也他日贊畫成功乘赭  
白馬周流吊古曰此霍去病擊匈奴處也此公孫賀敗虜兵遺  
迹也桐馬漣瀟壺白眼望天而飲醉後耳熱發爲聲詩以洩生  
平磊砢之氣斯亦奇男子之事敏行以爲如何敏行喜曰先生  
之言至矣是爲序

### 送王明府之官序

我 國家重於民社之寄雖遐州僻壤必慎選守令以撫摩其  
人民蘇息其凋瘵而擢用人才之道必以常從事於朝廷省部  
者爲先以其歷練之精而深達於民情政體也會稽王君元凱  
受命出宰夔之開縣告行於余徵言爲贈兩川入我版圖未久  
其民新脫於鋒鏑之餘自非善於承流宣化者未易以納胸生

息之也廟堂之議以爲元凱又以文學議論贊佐春官儀文禮法諸集有素其爲人持身砥行又端謹清脩克稱茲選故有是命余聞昔子游氏之爲武城也以禮樂爲教而聖人喜之此千載牧民之良法而近世以來爲縣者率以法度束縛而操切之故禮教之澤不下流於民而醇風美俗罕或見之今元凱之往不惟使其百里之內政平訟理而安於田里其所以化導全安之者要必有其道矣他日觀風之使有言於朝者曰西蜀之地有萬家之邑其令之治先政教而後刑罰其民之俗好辭讓而耻鬪爭以故絃歌比屋而囹圄空虛雖在數千里之外而謫然不異乎邦畿之中是宜旌褒其縣大夫之能以爲在職者勸若然者必元凱之所治也余在禮部常知元凱之爲人今守職詞

林秉筆史館晨入夜歸無敢暇逸故於元凱之請不及綴緝文辭爲贈而姑道其所期望者如此勗之元凱其勿以余言爲簡也是爲序  
洪武六年九月既望金華宋濂識

送魏知府起潛復任東昌序

皇帝奄有九圍宵衣旰食以治安蒼生爲務凡守令滿三載者朝京師詔銓曹考核治行其昭著者皆復舊職命儀曹燕饗之或遇有事郊社令被盛服從公卿大夫之後以與祀事上之意以爲能勤民方可以對越明神蓋異數云當是時桐廬魏君起潛自尚寶丞出守東昌三年政成來覲闕下有旨俾復治東昌蓋東昌古博州今轄二州一十六縣正當燕齊要衝會大將軍徐公統十萬雄師北征漠北屯駐州境者三月起潛給舟車

芻糲皆無之絕無能撫輯創殘之民既煦嫗之又從而勞來之  
和氣所召鄰郡蝗大集賊稼殊甚而郡獨亡害起潛之來朝也  
民爭攀轅臥轍有至泣下者嗚呼此豈可以辭音笑貌爲哉使  
其復往治之宜也予見起潛之還也垂髫之童群然迎拜馬前  
曰我使君來也我使君來也脫若我使君不徠飢孰兒哺寒孰  
兒衣乎黃髮鮐背之翁寬衣博帶相與聚首而言曰吾郡自兵  
燹之後呻吟於灌莽之中暴露於雨風之夕今使君闔廬乎我  
矣生死肉骨乎我矣柰何一旦去之吾儕小人欲傲河內之借  
寇恂蠅蝨姓名不能上千天聽幸賴 聖天子明見數千  
里外復以使君惠我加我幸莫大焉予知必簞食壺漿爭迎於  
道周矣巖谷之士方外之徒聞起潛之至亦必嘆曰我等在山

林槁項黃齒固無求於世然必無撓我無魚肉我始得遂其恬  
淡之性使君之重來也吾等其安於所處乎夫然故起潛事書  
於信史名流於方今矣雖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起潛宜益加  
敬畏之所敬者何天也所畏者何民也一民銜冤天爲垂象君  
子蓋甚懼之起潛能如是則功澤益深令聞長世不止如今日  
所稱而已也柳子聞漢法郡守皆久任欲其與民休戚之相繫  
也非惟增秩賜金故或自丞相出膺郡寄或從方州入秉鈞軸  
載之方策斑斑可攷也欽惟 聖朝取法前王其久任之  
意實異世而同符有善者必旌褒有功者必超擢起潛他日之  
所至宜未可量也起潛尚斯之哉是爲序

送劉永泰還江西序

聖天子以六合既寧益寤寐求賢而致時雍之治於是朝臣以  
永豐劉干先生聞初先生嘗以賢良徵因病謝歸及是使者至  
即東行李東上洪武辛亥閏三月實來京師丙子吏部侍郎顧  
君剛中等入奏 上召見於外朝俾講說經書親與之論辨先  
生敷繹詳明 上悅越翌日丁丑 上御金水橋復召先生慰  
問良久 勅儀曹賜冠衣又明日戊寅復 召至便殿諭先生  
曰君子為學當見於世用爾自度其材可為郡縣何職宜竭誠  
以對朕將官之先生曰臣于在前朝嘗舉進士試南宮不利終  
老弗沾一命今幸遭逢有道之朝登崇俊良凡有血氣者莫不  
涵泳鼓舞於 神化之中况區區草澤賤儒三瞻 天日之表  
聖語丁寧又如此之至苟稍知君臣之義孰不感動以思報效

第臣大馬之齒已衰筋力弗強聽恍恍而視茫茫若冒昧上承  
詔旨異日儻有曠官之刺則負 天恩深矣敢固辭 上

以其言誠懇而質直不奪其志親御翰墨賦詩一首且命先生  
亦賦三詩以進 上覽之喜令內侍酌酒賜之俾其還山

肆惟 皇上以天縱之聖黃鉞四征大統以定而尤親近

儒臣共圖治安年高而不欲仕者復以禮而敦遣之此如上天  
雨露之澤滂沛周浹萬物咸賴聖德神功巍巍煌煌固非前代  
帝王所可及然而欲治之主不世出當此明良相逢千載一時  
先生平日所學致君爾澤民爾一旦翩然西還傍岩以為廬結  
雲以為衣萊有藟食有稻與魚左圖而右書于于而行沉沉以  
居先生之計則得矣其如蒼生何雖然先生之志則有在也其

意必曰我於催科聽訟則年誠毫矣奔走承事則力誠不能矣  
若數明孔子之道以淑後進使從之者知孝弟忠信變澆風而  
爲厚俗是亦報 上恩之萬一也是則可爲也嗚呼先生  
之志果若此其於出處之義庶幾兩無愧乎先生將還士大夫  
多慕咏之相率作詩餞之而遣金華宋濂序之

送許時用還越中序

婺與越爲隣壤越屬縣曰嵎有許氏居之世以詩禮相傳爲名  
門而時用則又其最秀者也濂家婺之金華距嵎爲不遠在弱  
齡時卽與時用相聞方以文學自漸摩無雨風無晝夜危坐一  
室不暇見暨同試藝浙闈旅進旅退於千百人中無有爲之先  
容者又不能見自時用後時用以禮經擢上第爲諸暨州判官

金華抵諸暨比嵎爲尤邇將騎驢走鈴下而謁焉時用又入行  
御史臺治百司其地清嚴雖時用亦不宜與人接又不敢見會  
未幾何金華陷於兵士大夫螻蟻走唯流子里爲樂土亟挈妻  
孥避焉流子里隸諸暨地在嵎之東南僅數舍卽至濂時若心  
多畏而土著民往往凌虐流寓者白日未盡墜輒斃行林均鈔  
其囊橐物甚者或至殺人又不可見及至兵戈稍息予還金華  
日采藥以自娛間念及時用卽欲約二三千往候之以解夙昔  
之思去年冬聞時用有弓旌之招使者趣迫上道急於星火又  
不及見濂竊自念時用英俊士此行何所不至臺臺鳳閣將以  
次而升何日能賦歸縱時用欲歸上之人未必聽也濂雖少時  
用一歲則已幡然成翁度何由至南京既不能至又安能與時

用一抵掌笑談邪恍然遐思者久之會 朝廷纂修元史宰官  
奉特 旨起瀛爲總裁官使者亦見迫如前逮瀛將飛行李時  
用至武林始旬日耳瀛又自念史事甚重當有鴻博之士任其  
責者瀛豈敢與聞藉是以往或得一見時用亦豈非至幸歟瀛  
來南京寓於護龍河上方求時用館舍之所在忽有偉丈夫來  
見者問其姓名亟曰我許時用也子豈非景瀛乎瀛驚喜不及  
答亟延入坐備陳五欲見而弗能之故時用知瀛嚮往之久亦  
相與傾倒不風晨月夕無不相往來一旦忽悽然墮淚曰余先  
朝進士也春秋又高矣不足以辱 明時使者不我知委幣而  
迫之來我不敢違今已陳情於丞相府矣丞相憐言之上得遂  
歸田焉不翅足矣他日又來言曰 聖天子寬仁今用丞相

言如所請矣已其舟大江之濱吾子遇我厚幸一言以爲別嗚  
呼婺與越其壤相接邇其見甚易也乃積四十年而莫之遂厥  
後始見於千里之外既見矣遠或四三春秋近或及期相與論  
學以盡夫情可也未及兩月而即去既去矣或買一小艇相隨  
五六百里間采江花之幽靚殷勤道別亦云可也脩史事殷足  
不敢踰都門愴然而別既別矣一二年間或再得聚首如今日  
焉猶可也然向者已如此自今而後其可以必期而必取之耶  
人事之參差不齊何可復道尚奚言爲時用之別耶雖然時用  
之歸也其有繫於名節甚大時用采葢山之蕺食鑑湖之水日  
與學子談經以爲樂者果誰之賜歟誠由遭逢 有道之朝故  
得以上霑滂沛之恩而適夫出處之宜也夫道宜 上德

宋學士全集卷八  
以昭布於四方者史臣之事因不辭而爲之書區區聚散之故  
一已之私爾則文當在所不計也

送天淵禪師濬公還四明序

文辭之美者見之於世尙其鮮哉非文辭之鮮也作之者雖精  
而知之者未必真知之者固審而揚之者未必至此其每相值  
而不相成唐有柳儀曹而浩初之文始著宋無歐陽少師而祕  
演之名未必能傳至于今蓋理勢之必然初不待燭照龜卜而  
後知之也嗟夫浩初祕演何代無之其不自於當時卒隨煙霞  
變滅而無餘者豈有他哉由其不遇夫二公故然爾此余讀天  
淵師之所作其有感於中矣乎天淵名清濬台之黃岩人古鼎  
銘公之入室弟子嘗司內記雙徑說法於四明之萬壽近歸隱

於清雷峯中蓋法筵之龍象也余初未能識天淵見其所裁輿  
地圖縱橫僅尺有咫而山川州郡彪然在列余固已竒其爲人  
而未知其能詩也已而有傳之者味冲澹而氣豐腴得昔人句  
外之趣余固已知其能詩而猶未知其能文也今年春偶與天  
淵會于建業因相與論文其辯博而明捷寶藏啓而琛貝焜煌  
也雲漢成章而日星昭煥也長江萬里風利水駛龍驤之舟藉  
之以馳也因徵其近製數篇讀之皆珠圓玉潔而法度謹嚴余  
愈竒其爲人傳之禁林禁林諸公多嘆賞之余竊以謂天淵之  
才未必下於祕演若勸其隱伏東海之濱而未能大顯者以世  
無儀曹與少師也人恒言文辭之美者蓋鮮嗚呼其果鮮乎哉  
方今四海會同文治聿興將有如二公者出荷斯文之任倘見



宋學士全集卷八  
天淵所作必亟稱之浩初秘演當不專美於前矣或者則曰天淵浮屠氏也浮屠之法以天地萬物爲幻化况所謂詩若文乎是固然矣一性之中無一物不該無一事不統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誠不可離而爲二苟如所言則性外有餘物矣人以天淵爲象爲龍此非所以言之也天淵將東還賢士大夫多留之留之不得咏歌以別之以余與天淵相知尤深也請序而送之

送從弟景清還潛溪序

予從弟景清年七歲入小學十三歲即棄去爲廢舉之術居物于家視其時之訕信而操其跡羸未幾家大穰今二十有七歲矣一旦發憤言曰吾以七尺之軀豈終溺於此而不知自返哉且貨財造物所忌藏者在室而尊者已在門吾豈若明仁義於

身使人不得而攘哉於是即外兄賈思誠謀思誠喜曰此奇男子事也景清勉之景清乃囊書襤被不遠一百里謁予於東明山具言其狀予爲之驚喜乃與之坐而語以孟軻氏夜氣之說而悲世俗值躓於利害之塗莫能自拔予言頗懇惻景清聞之輒感額歛容似欲泣者予知其可教乃處之蘿山書室中蘿山予新遷居地也距東明僅三里日稍晏景清則挾策而來反覆詰難一字不解輒沉思良久期必通乃已至曛始罷去日以爲常行跡盖可數而待也予間歸蘿山則又見其獨坐夜將半猶聞讀書聲不休嗚呼若景清之爲不亦奇男子也哉昔蘇公明允少不喜學年二十七始大發憤閉戶讀書爲文辭及舉進士茂材異等皆不中乃悉取所爲文焚之益大究六經百家之說

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一時學者皆取其文以爲師法今景清  
之年正與之同發憤讀書亦同使其志愈懃而不變學愈勤而  
弗息則今之景清惡知不爲昔之明允哉景清勉之雖然明允  
之學志在文辭者也吾徒何事於斯必也學爲聖賢有用之學  
達則爲公爲卿使斯道行不達則爲師爲友使斯道明如此而  
後庶幾也予家自文通先生以來多勵行於儒令族人之衆幾  
及萬指罕有言詩書者竊喜景清之有志也於是東歸序以贈  
之景清試往質之思誠又必有以相發也

送徐大年還淳安序

觀人之法當察諸心不可泥其迹仕不仕有弗暇論苟其心在  
朝廷雖居草布操觚染翰足以舖張鴻偉上裨至化脫或至不

任斯雖縮銅章佩墨綬朝受諫訃暮閱獄案政績覩然無稱古  
昔君子蓋獨竊慎之余於徐君大年之歸不能無所感大年生  
淳安萬山中載籍兼該而辭藻豐縟有聲於浙河東西當

皇上龍興招延儒雅大年驩然被山人服趨輦轂之下同脩

前代史史成會有詔集諸儒議禮大年復與其事廷議將命

官大年以宿疾辭去年秋中書奉旨纂脩日歷朝紳各薦所

知余以大年知本末義例可以觀會通而無首尾衡決之患疏

其名以聞使使者持書下郡國大年即驩然應命詣闕入

館之後俛首探刺唯恐一事有遺記注有闕畧悉補足爲完文

日曆成廷議又將錫之官大年固辭如初嗚呼使大年初受命

爲一縣令長不過簿書期會爾招徠撫綏爾又其大者教化行

百里爾一旦白身 召入史館大書特書使 聖天子宏謨駿  
烈烜赫萬古與天無極此其功與試宰者孰重孰輕雖不仕猶  
仕也藉今自茲終老山林可謂無負於國亦可謂無負於學世  
之好議論者見其辭祿而歸搖脣鼓喙詡詡相夸諉不曰潔身  
而自高則曰獨善以固窮夫士遭不願治之世披腹呈琅玕無  
有舉目睨之者故不得已引退今當 堯舜在上夔龍滿朝之  
皆以此疑大年者謂之誣士士不學則已學則必期世用有如  
大賈行廢舉術寶貨填溢市區乃振鐸號諸人曰我不售我不  
售萬萬無有此理以此窺大年者謂之矯矯與誣要皆非真知  
其心者雖然在昔宋室盛時布衣入史館者僅六七十人皆兩制  
八座所薦引其任甚不輕大年雖不受褒寵靈所被溥博汪洋

有加往昔大年將何以自效且春秋猶未高沉痾容有却藥之  
時行當杖策造朝門盡展所蘊以驚動世俗使向之疑且窺者  
瞠目不敢吐一辭則出處兩無憾不然長往山林而弗思返日  
與猿鶴爲友餐霞雲而漱泉石高固高矣如不仕無義何洪武  
七年春正月一日宋濂引

送戴原禮還浦陽序

醫之爲道至矣故周官有疾醫視萬民四時之病春之瘡首夏  
之痒疥秋之瘡寒冬之嗽欬二氣皆分而治之驗其狀而制其  
祿甚爲不輕也後世官寔失職故於其術每擇之不精有人於  
此能合於古者之道豈不猶空谷足音之可喜者乎如吾同縣  
戴原禮氏是已原禮生儒家習聞詩禮之訓倦倦有志於澤物

乃徒步至烏傷從朱先生彥脩學先生見其穎悟倍常傾心授之原禮自是識日廣學日篤出而治疾往往多奇驗予請得而詳道之原禮從叔仲章六月患大熱面赤口譫語身發紅斑他醫投以大承氣湯而熱愈極原禮脉之曰左右手皆浮虛無力非真熱也張子和云當解表而勿攻裏此證似之法當汗遂用附子乾薑人參白朮爲劑烹液冷飲之大汗而愈楮槩方氏子婦瘡後多汗呼媵人易衣不至怒形于色遂昏厥若死狀灌以蘇合香圓而蘇自後聞人步之重鷄犬之聲輒厥逆如初原禮曰脉虛甚重取則散是謂汗多亡陽正合經意以黃芪人參白朮補之其驚漸減至浹旬而安松江諸仲文長夏畏寒身常挾重續食飲必熱如火方下咽微溫則嘔他醫授以胡椒煮伏雌之

法日啖雞者三病逾亟原禮曰脉數而大且弱劉守真云火極似水此之謂矣椒發陰經之火雞能助痰祇以益其病爾以大承氣湯下之晝夜行二十餘頓減續之半復以黃連導痰湯益竹瀝飲之竟瘳姑蘇朱子明之婦病長嘔數十聲暫止復如前人以爲厲所憑莫能療原禮曰此鬱病也痰閉於上火鬱於下故長號則氣少舒經云火鬱則發之是已遂用重劑涌之吐痰如膠者無筭乃復初樂原忠妻亦蘇人因免乳後病驚身翻翩然如升浮雲之上舉目則室廬旋運持身弗定他醫飲以補虛治驚皆無驗原禮曰左脉雖芤且澁神色不動是因驚致心包絡積汚血爾法宜下之下積血如漆者一斗即愈留守衛吏陸仲容之內子病熱妄見神鬼手足咽動他醫用黃連清心湯

不中原禮視之曰形瘦而色不澤乃虛熱耳法當以李杲甘溫除大熱之法爲治即經所謂損者溫之者也服人參黃芪而安他若此者甚衆予備聞賢士大夫恒言之今不能悉數也嗚呼有人如此可不謂之合於古道者乎夫醫之爲道本於素問內經其學一壞於開元再壞於大觀習俗相仍絕不知究其微指唯執一定之方類刻舟而來劍者人嘗之則曰我之用此不翅足矣又惡事內經爲宋之錢仲陽獨得其秘於遺經而擴充之金之張劉李諸家又從而衍繹之於是內經之學大明劉之學朱先生得之最深大江以南醫之道本於內經實自先生發之原禮乃其高第弟子其用心也篤故造理爲特精其傳授有要故察證無不中亦可謂賢也已矣近來京師薦紳之家無不

敬愛之服其劑者沉痾豁然如洗或欲薦爲醫官辭不就遂賦詩以餞其東還且請予爲序昔者司馬遷作倉公傳載其應詔所對自齊御史成至公乘項處凡二十有三書治病之狀甚具予倣此義稍陳原禮療疾奇中者繫之首簡并告周官疾醫四時治證之槩世之知言君子必有所擇焉原禮之從父能軒翁予之同志友也幸以予言質之

送許從善學道還閩南序

閩南許從善自少好長生之術嘗建一庵以款真遊之士覩得一逢而受其說已而聞龍虎山止庵鄧鍊師得九還神丹之傳遠邇之人皆知尊禮時鍊師侍祠南京從善不遠數千里而參叩焉三年之間至者凡再鍊師具以谷神不死之道開之以秘

藏約之以黃寧從善欣然如獲拱壁於其還也鍊師為索文贈之而同虛傳外史鬼谷方壺真人又咸為之請不知從善何以得此於方外高士哉然予嘗覽劉向列仙傳見其所載奇名詭姓與夫驚世駭俗之事甚悉而存鍊解化之術畧不一言之豈寶祕陰陽之機而不露耶抑亦得其人而後度耶雖然老莊文列四家之書亦往往及之矣要不出致虛極守靜篤二句之外蓋虛則洞然涵乎太一靜則凝然萃乎太和虛非極無以收純玄之効靜非篤無以臻純默之功馴而致之與道蓋不遠矣自時厥後靈均發為一氣孔神於中夜存之言魏伯陽著為參同契復陽秘而陰洩之皆不敢昨其說也嗚呼斯非學仙者之準繩也耶宋金以來說者滋熾南北分為二宗南則天台張用成

其學先命而後性北則咸陽王中孚其學先性而後命命為氣之根性為理之根雙體雙用雙脩雙證柰何岐而二之第所入之門或殊故學之者不能不異然其致守之法又不過一之與和而已吾知從善亦必究其說乎夫一者萬之對也萬則紛紜而不定惟一能貫之和者戾之反也戾則參差而不齊惟和能全之長生久視之道其不本於此者乎所謂安鼎者非玄關一竅也安乎此者也採藥者非龍虎鉛汞也采乎此者也用火者非進退抽添也用乎此者也固不可有意而來亦不可冥然而忘去也頗聞閩南有武夷山其高萬丈薄太清而凌飛霞多有隱君子棲遯巖穴間從善試以予言質之必大駭曰是儒何人其論九還神丹之道何其與吾黨異乎又當辨其離合以告從

善也從善名固號爲還樸爲人沉篤近道所以方外高士極愛  
器之

送吳仲實還金谿序

金谿吳君仲實者其兄國子助教伯宗于成均伯宗以余友也  
偕其來謁仲實氣厚而色溫與之語秩然而有倫恭慎而其文  
固已知其才矣既而復袖其詩十餘篇以見發而觀之辭繁而  
不浮理至而不俚其馳騁歛縱多態而有度問之以文學則鮮  
不能通勸之士則曰未能也余於是益信焉士之患常在乎內  
虛而外銜學未聞道而慕幸爵祿之華內已足焉而外未能以  
動人猶以網蒙錦也又則著而不可掩矣飾乎外而不務充其  
中譬之土木之質而文綉加焉其始非不眩目疑而視之則可

醜矣古之君子是以勤乎其所當脩者而不敢計乎其外也今  
之士則不然未有善焉惟恐人之不知未有才焉惟恐世之不  
用其未得則咕咕以自銜既得之則又薄卑而思尊此崇替起  
伏所以數數然也其視仲實之既至而以爲不足年及可仕而  
以爲未能者何如哉仲實不見夫善賈乎當衆人競取之時則  
棄之競鬻之時則宜之其不取則已取必窮海內之珍不鬻則  
已鬻必獲鉅萬之富矣安知仲實之棄之非取不售之非厚售  
乎仲實歸其兄之僚咸詩以送之余與伯宗善且知仲實之材  
也故敘以贈之

送鄧貫道還雲陽序

周官之制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所謂三物若六德六行

六藝是也六行之中而嫻居其一焉釋者曰嫻者親於外親也  
夫人之生也內則諸族外則諸親驩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  
以相接蓋一出乎彛倫之正故賓興之際特於此察其行焉嗟  
夫世遠俗紛古之道不明久矣今於雲陽鄧貫道氏見之貫道  
本儒家富而好禮御史大夫陳公之女兒實歸焉當家居時公  
與貫道無日不相親或講論道德性命之奧或品量古今人物  
之盛以至雲亭月榭酣觴賦詩以寫冲和之情其樂殆驩如也  
及元季兵興所在皆繹騷貫道避地巖谷間深蟄而不出公間  
關走江表擇真主以爲依歸自赴於風雲之會名譽日起而  
勛業日盛貫道之與公不相見者二十有二年矣洪武七年冬  
貫道思公之切歷湖湘泛大江首抵南京欲與公胥會公聞

貫道之至亦喜不自勝出迎於龍江關相與序兵火離合問故  
舊存歿悲喜交集舉酒酌地各私相欣慶自是共周旋者且一  
月貫道以離家之久翩然動歸興有不可遏者予因謂之曰夫  
自辛卯以來龍虎雄爭塵霾翳昏父子乎西東戚姻乎北南其  
別離之思蓋有不忍言者今也六合清明車同軌而書同文水  
陸數萬里山行水宿無一髮蜂蠆之虞有親嫻在遐方者不行  
則已行則刻日可至貫道亦知所以然之故乎誠由帝德廣  
被如天之覆如地之載蕩蕩乎難名乃克致有是也頗聞貫道  
山間學能辭童何以不稍據所蘊以裨治化乎貫道則曰吾老  
矣不能用也雖然雲陽有紫微山七十一峰森列如畫秀氣甚  
磅礴也自漢以來爲侯封之邦唐雖有肥遯之士而無大顯融



者至陳公始以正大廉平之學出佐明時而足以當山川之勝貫道之歸也宜以公之事歷言於嵩穴抱道之士且告之曰聖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予敬愛貫道篤親姻之義故舉周官六行之一序以贈之詩自侍講學士樂公而下凡十八人分題爲九詠古今詩各賦其一云

送陳生子晟還連江序

洪武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皇太子臨大本堂召東宮贊

讀及諸王府伴讀凡二十五人立庭下諭之曰爾等離父母去墳墓者三年于茲冬氣向深草木摧落寧不惻然動懷土之情乎吾已爲爾請于上宜各旋歸歸即迨至無以久淹爲也復命左右出內府錢若干以爲道塗費衆皆羅拜而退時聞之連

江有陳生子晟者以周易中第三名文解上禮部既而臺臣以其詞章古雅選入爲楚王府伴讀朝夕陳說經義甚爲王所賓禮及奉教令還闕請予言曰子晟久侍几杖今將有三千里之行願先生賜一言以自勗也予曰爾之從我者學爲文耳文豈易言哉翻秋濤之洶湧屹喬嶽而不遷沛元氣之淋漓未足以喻其變化也能知變化則轉遷轉固蹴蔡駕韓燁然有光萬文矣孰能掩之哉爾以學止於是乎生曰然予曰未也聖人重訓皎若丹青所謂載道之經是已經則萬世之準繩也推其訓故以覈其原繹其文義以達其支使言與理相涵而無悖去之者方可排斥毛鄭輕視王馬而靡所不通矣爾以學止於是乎生又曰然予曰未也上天下地其中爲人號曰三才功用則

宋學士全集卷八下  
均上帝所降之衷日保守而弗失氣或我桎也吾則廓而通之  
欲或我戕也吾則絕而遠之內外混融庶幾與夫為徒矣與夫  
為徒則見諸用者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無所入而不  
自得焉是軒濂洛之深泓而挹沂泗之清冷者也顧不韙歟生  
以為何如生避席而拜請書所與言者佩而符之予老且病因  
方求文者日相迫趣誓欲燔筆硯以自絕憐生之篤志於學因  
寫以為贈

送黃贊禮莅祀閩省詩序

惟洪武七年十有一月庚辰

皇帝御奉天殿視群臣

朝太常卿唐鐸奏曰臣昔受明詔天下行中書其祠山川百神  
或未致恪虔宜今朝士蒞之臣於浙鄂齊汴暨于豫章已嘗奉

命從事若晉若燕若閩若蜀若廣東嶺南遠者七千里近亦不  
下四三千宜預遣使者期以明年春二月集事臣昧死以上  
制曰可於是遴選奉常官屬及儀曹主事凡七人時贊禮郎建  
安黃淵靜實與其列越三日癸未 陛辭 上諭之曰敬恭明

神古今恒道也况瀕祭之時乎祭在他人亦所當慎况職在奉  
常乎已蓋其職猶難况欲蒞人而使其莊敬乎皆不可不察也  
爾等聞 命之後雖跋涉乎險阻一言一動有赫其臨參前簡  
衡無乎不在勿使一髮非僻之于庶幾不廢朕命不然人非鬼  
責將不可追矣衆皆稽首至地而退既退復 勅儀曹各賜衣  
一襲又明日甲申啓行前御史中丞劉公伯溫參知政事陶公  
中立吏部尚書詹公同文今禮部尚書牛公士良咸以為淵靜

遭際 昌期獲將使指以臨涖祠寧可謂寵榮也已各賦詩以  
爲贈而文學法從之臣藩府成均之賢與夫方外岩穴之士亦  
見諸聲歌以華其行淵靜請予序其作者之意肆惟 皇上宅  
中圖治其對越 昊天苾祀于上下齋戒一心凝神於惚恍之  
中如將見之群臣之助祭者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顒若以  
致鴻休存臻甘露霄降三秀呈瑞彩霞結鳳白鳥翔飛和氣充  
牝化爲豐年此蓋精明之德放諸四海而準無不駿奔走執豆  
籩以薦德馨然猶慮藩垣之臣未盡體內廷之意遣使四出以  
監視之方於古昔帝舜之望山川徧群神姬周之成秩無文不  
是過也有 君如此其忍負之今淵靜之往也宜精白志慮靈  
承 上訓壇廟有缺祀者葺之服器有弊汙者易之牲牲有不

肥腠者罰及之將祭之夕端笏垂紳正立壇之左右申以  
聖天子成命使百司及執事之人祇奉明畏有若 天威咫尺  
升降俯伏穆然無聲牲俎苾芬庭燎有輝神靈洋洋昭格于上  
則夫藩釐之錫淵靜亦當與有之矣淵靜行哉雖然神人相依  
者也南閩當兵燹之餘黎民創殘其或有失所者乎嘆曰起之  
其興利去弊之政或未能盡行乎淵靜宜 知之歸告于  
上此於人神之道所謂兩盡者也淵靜行哉

送趙侍制致仕還鄉詩序

洪武九年冬十一月丙申

皇上御奉天門御史左大夫

汪公右大夫陳公以國子博士趙先生本初年踰七十跽而奏  
曰博士臣俶以詩經施教成均者四年其弟子爲方嶽重臣及

持節各部者往往有之是不爲無功第以筋力寢衰而精神不完願放還山中以盡其餘齡 制曰可且加其官爲翰林侍制勅銓曹給誥命越三日戊戌俶具朝服詣丹闕以謝 上詔之使前問曰卿何郡人對曰會稽 上復問曰向爲兵部侍郎出知萊州者卿之子耶對曰是也 上曰卿誠耄矣歸養于家爲宜俶於是以首叩地而退越七日甲辰詔出內藏庫錢二十五緡以賜先生將行二大夫各賦詩爲贈京師人士復以越之古跡分題從而繼作而司業樂君子善持手簡授瀛爲之序昔唐國子司業楊巨源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白丞相去歸其鄉丞相愛而惜之奏爲其都少尹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長於詩者屬而和之當時以爲榮其事若與今相類然而

聖天子優老養賢之意有非唐之所可及七十而容致事同矣天子召見親加 王音而勞問焉則無之也陞之以官俾爲鄉人榮同矣出內藏之錢從而賜焉則無之也此蓋 皇上勵精圖治雖天下之廣四海之衆老者皆欲安之使躋于仁壽之域非特寵其致事之臣而已斯所以度越前古而無所與讓也先王之歸也見鄉之子弟導宣 上德俾習爲孝弟忠信之行出爲時用是亦報國之一端若區區倣賀季真盤旋於鑑湖一曲間自逸之計則得矣豈士君子之所望哉瀛亦耄矣 詔許獻歲歸田乃於先生之行歷敘其故非惟贈先生也亦竊思以自勗焉

送胡十判官西還詩序

牽情綴思莫難於別離感物成聲莫踰於歌咏是以漢士有河  
梁之賦唐人有芳園之集蓋將序禮焯勤宜休垂烈燧燕饗於  
周詩準樂律於商雅者也安定胡十判官辨章公之姪弟也穎  
標比栢茂質方瓊奇韞三靈之秀淑濯六藝之府發爲葩藻思  
倣枚鄒徵諸謀猷欲攀管樂項綰貳車之綬會偉右轄之選安  
西之幕府多才鳳閣之舍人有格處投華簪尋盟社若來游建  
業光映薦紳晴招鍾阜之雲曉勻秦淮之水冲襟字冷清聞流  
滋暨其西還無不東企於是割鮫人之春綃擷鸞女之秋綺五  
色爭燦八音允和既合比興之則不殊韶濩之奏爽氣浮游於  
旌夜光陸離於行橐不鄙既才得題雅製爰擊瓦正之謠用相  
驍駒之什其詩曰 白鴈鸞鳥遠陪丹葉餽山樊繁霜一何驟蕭

晨孕枯寒激中方成紆別遠良獨難江筵有笙匏織簧扇微翰  
欲奏陽阿曲芳懷注幽散情長江流促人遐岡勢漫何以寄所  
思袖有翠蘭玕刻作雙松栢持之綴君鞶

送和贊善北歸養母詩序

太原和君希文呂忠蕭公之高第弟子也在勝國時肄業成均  
通詩之傳疏積試八分將與有祿食俄丁外艱而去養母太行  
山中飲水著書以爲樂以翰林待制徵不起已而中原板蕩大  
臣名將爭辟以爲屬亦不起會兵荒相仍暴軍掠人以充糧所  
向殆盡唯希文堡障獲完希文昆弟之孤女十有六人當艱難  
險阻之中希文又能保全携持而卒歸於士族故人見希文者  
咸稱之爲卓行云入我 國朝大將軍徐魏公聞其名薦而起

之希文即束裝就道見 上於治朝與語甚悅擢爲刑部郎中  
未幾遷 太子贊善大夫日侍書 東朝間嘗陳其情素云小  
臣有母春秋之高至八十有四無他兄弟以爲養臣行年亦且  
六十雖有子僅四歲耳烏烏私情其能自己乎言訖潸然出涕  
東朝以其言聞 上惻然憫之即日遣北還夫君子之爲學劬  
簡編億精神窮年矻矻猶以爲未足豈務爲譁世取寵之具哉  
亦曰學爲忠與孝耳然其道無二致能忠於君必能孝其親希  
文以曾監之俊英雖出而仕而念母之切惓惓不少忘所以終  
遂歸養之志希文亦知所以致此者乎蓋生逢 有道之朝  
皇上執孝道以御天下故希文朝有請而夕戒塗也希文之還  
服五綵爛斑之衣戲舞親側升堂爲壽宜曰此非兒所能

天子之恩也耆壽之朋簪纓之儔聞希文之歸必行學授餼委  
曲相問勞又宜曰此 天子之恩非某所能也州里從游之彥  
嘗受經希文者必羅拜後先問 朝廷所以遣還之故又宜曰  
此非予所能 天子之恩也希文果能之則誠知歸美報上之  
義而無愧於學詩者矣雖然希文固卓行之士其能全家以智  
活鄉黨以仁裁出處以義固人之所難能然希文不可以是而  
自足尤當增益其所學他時杖策重來推內聖外王之道以輔  
我 國家上躋唐虞三代之盛使事功勒之鼎彝名氏升於史  
冊方無負忠肅公之教不可徇一夫之私行而遽已也傳曰求  
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予蓋於希文望之

送葉別乘之官通州詩序

括蒼葉君景龍新拜通州別乘之命將之官前御史尚書劉  
公伯溫為率朝署簪纓之賢及山林華藻之士以杜甫詩勳業  
頻看鏡行藏獨倚樓為韻賦詩餞之請予為之序余謂景龍生  
名宦之家自幼習聞詩書禮樂之懿誰不知之弗俟余言也其  
飭已廉介操心仁慈每有及物之功弗俟予言也至於踐則中  
外涉歷確切物態民情無不能周知亦弗俟余言也無已則有  
一焉 聖天子在上所以宵衣旰食不敢自暇逸者豈非  
為斯民乎一州之民欲藉以安者得非托之景龍乎景龍務勗  
焉可也予與景龍之兄景淵使君遊姓雖異情則兄弟也於是  
為序其事復摠用前韻作詩十解繫之首簡云詩曰

大明麗層霄青芝吐益益物微且瑞世人當建奇勲解一而兄我

所敬華皓見須鬣謝却山中雲遑遑贊王業解二矧君才思多錦

綉照青春摛文追馬卿哦詩學李頰解三鶴汀接清煦蕙幌怯新

寒引尊連月吸倚劍帶花看解四一從離巖扁十年服官政炙燈

竹素間無一非龜鏡解五朱衣佩銀魚光彩耀一城自顧室罄懸

無以贈君行解六幸有綠綺琴寶之如珩璜願君日彈之勿遣匣

中藏解七一彈澆風淳再彈民生足衆生藿蔕中行見翹松獨解八

栩栩亦有徒如君世寧幾不見庭前竹迎風自相倚解九官道年

年別別君重離憂相思定何處鄰笛起江樓解十

送安南使臣杜舜卿序

天眷有德戡定四方以靖安生民於是我 皇帝龍飛淮右仗  
劍渡江天下豪傑雲合景從一鼓而江南平再鼓而汴洛定三

鼓而齊魯音秦以寧四鼓而幽燕遼朔悉入版圖曆數攸歸大  
統以正德威所及雷動風行浩浩蕩蕩覃及無際于時安南國  
王陳日燿鼓舞 皇化遣使稱臣 帝嘉其嚮慕之誠 詔翰  
林侍讀學士臣張以寧典簿臣牛諒賜以印綬仍其舊封爲王  
使者齎 詔而行未及國而王薨其世子日賢繼志述事守禮  
惟謹遣陪臣少中大夫杜舜卿告哀于朝請嗣厥位 帝帥群  
臣素服受舜卿見於西苑之幄殿慰問良久 皇情盡然傷悼  
退而嘆曰日燿率先內附朕意西南之民將有攸賴不知賢王  
何去朕之急也遂親御翰墨爲文一通以祭之辭意悽惻讀者  
感動即日翰林編脩官臣王濂吏部主事臣林唐臣奉 命以  
往且 詔世子王其國取前使者所護玉印授之其 德至渥

也嗚呼 皇帝君臨萬國如天日之照光無不被而王之父子  
能守臣節如江水之流勢無不東上以德而化下下以誠而事  
上君臣之遇合可謂千載一時者矣然而漢置九郡而交趾居  
其一唐分嶺南爲一道置節度立五管而安南亦隸焉地雖僻  
在炎徼涵濡中華聲教者已久固能尊事大國確守臣職昭被  
宸眷克保其土地人民與我 國家相爲悠久播之方今傳之  
後世書之信史嘉名美績焜耀鏗錡當非他國之君所可及不  
亦盛歟在昔之時君子有行役者必賦詩以閔其勤今舜卿崎  
嶇萬里而來中朝士大夫皆念其胥勞於其還也發爲咏歌以  
道其事夫道宣 上德而布之四方者史臣之事也濂雖不敏  
乃本諸作詩者之意而爲之敘云



宋學士全集卷八  
送陶九成辭官歸華亭序

君子其可必於仕乎曰否可以仕可以不仕曰仕而不仕亦繫其逢乎曰否可仕而不仕不可也可不仕而強於仕亦不可也唯其義而已曰義之所在柰何曰義者宜也當其可之謂也欲當其可非守道君子其亦憂憂乎難矣哉嗚呼斯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其次焉者斯可矣天台陶宗儀九成有學之士也僑居華亭之泗涇飲水著書多至一百餘卷會朝廷設六科以求賢郡守遂以九成為薦將授之以官九成慨然曰不仕古云無義當草昧之初兵戈未息法制未定民氣未蘇吾不可以不仕不仕何以解生民倒懸哉今天清地寧六合一家論道經邦皆瓊龍稷契之彥趨事赴功多漢黃姬宋之儔四方人士樂

觀治化之成羸糧而馳騫自動千餘人無事於吾也吾可以不仕矣去而為巢父為許由為嚴子陵擊壤而歌以為太平之幸民不亦可乎白之銓曹銓曹允之列之丞相府相君嘉之於是九成翩然東歸薦紳之家咸喟曰九成之出處其亦合於義哉或曰非是之謂也九成有弟曰宗傳近擢代縣令曰宗儒妙策為選曹郎官九成之意以謂一家不可以俱仕恐妨進賢之路故力辭之不特如前所云而已也曰是未知九成者也九成伯仲之才不為不美矣其問學不為不充矣九成之志豈不欲如河東之三薛清江之三孔虎林之三沈番陽之三洪斐英聲於當時樹芳烈於後世其所以果於辭榮而謝寵者亦度其時可以不仕也避嫌云乎哉雖然九成之歸也結廬泗涇之上日坐

臯比橫經而講肄之子弟從之者皆知所以孝弟忠信出而事君又皆知能致其身之義九成有功於國比於他仕者留心簿書期會而不知教化者又爲何如哉苟謂之仕亦可也抑予聞國家稽古右文大興文治嚴禁林清切之選增成均弟子之員有如九成之賢其在所棄乎在所取乎九成行哉席不及暖突不暇黔予知鶴書之赴隴矣九成必不能於果不仕矣九成行哉

送國子正蘇君還金華山中序

同郡蘇君平仲成均教胄子者五年近臣有薦其才於上者即日召見親擢爲國史編摩之職平仲請丞相府辭曰禁林地望清切日侍天子左右備顧問區區幼有曠疾雖簞通文史

誠不足以堪之敢辭丞相以聞上亦弗之彊已而銓曹將別奏官之平仲念去親日久望天末飛雲慨然有感于中復走白丞相許之戒行李且有日與平仲游者重惜其去咸發爲聲詩而以首簡授予序平仲子素敬畏者也將何言哉以論乎家世則三蘇之名聞天下其隆德重望至今與岷峨爭雄遺書流落四海日星赫而風霆噴璇玉綴而瑤球懸韶鈞鳴而律呂諧師表百世人無異辭奚藉予之言哉以論乎學術則嚆嚳鄉學之懿邇淵源於伊洛蹈軌轍於關閩義理精微析如蠶絲訓攷是非判若白黑亦既心疑而身履之矣又奚藉於予之言哉以論乎辭章則體裁嚴比姿態橫逸如春陽被物或根或莖或卉或條或小或大或圓或偏各隨其物而暢之無有同者其視膠漆

一體守常而不變者何如也是故大夫士卿公欲文詞者必曰我徵之蘇君也隱逸及方外之人欲求文者必曰我徵之蘇君也平仲之令聞勃然興燁然不可遏又奚藉予之言哉無已則有一焉古者國有國史下至閭巷之間亦有閭史皆據官守勿失紀善惡以示勸戒其國史之法見乎書備乎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殆猶山嶽之有定形不可易者太史遷別出新意輕變編年之舊創爲十二紀以序帝王十表以貫歲月八書以述政事三十世家以錄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歷代史官遵之而春秋之義類隱矣荀悅蕭穎士頗譏之而未能大有匡逮至司馬溫國公光始取法於春秋采繫國家盛衰生民休戚之事起周威烈王訖于五代成一家言號曰資

治通鑑劉恕直謂非遷之所可擬蓋公論云然五代之後而宋承之宋之後而元承之宋有李燾雖嘗著爲編年異同之論皆並存之蓋不敢當作者之任特廣記備言以俟刪削元史幸新脩縱有漏遺十四朝之行事亦頗粲然可觀有能蒐纂以續司馬之書者將不在今日乎平仲學術之富如此而辭章之美又如此其東還也晨昏定省之餘集諸俊英緝閱新舊所藏獨操筆削而成百代不刊之典將不在平仲乎平仲之家少公以馬遷淺近不學踈略輕信上觀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雜記成古史一書至今傳之平仲因其家世之懿肆其鑿裁之公使人稱之曰蘇氏一門世濟其美將不在吾平仲乎予也不敏以荒唐之學雜凡庸之識嘗思有所著作玩時愒日莫能就緒今年也

邁矣雙鬢皤矣形骸弗強而精神寢衰矣徒持寸管爲無用空  
文以應四方之求日不暇給苟不於平仲是望果誰望乎平仲  
將行率六館之士祖餞於龍江之上睇晴雲之孤飛觀白日之  
易流酌巨觥而屬平仲曰歲不我與睽離之言不足以汗平仲  
予之所深望者不朽之盛事鑑世之元龜也平仲幸聽之願舉  
此觴爲壽平仲曰敢不唯吾子之命一飲輒盡於是抗手而別

送翁好古教授廣州序

郡府之設教授自宋之中世始然不輕以畀人嚴立試法即舍  
人院受題呈大義五道文入等者方白首臣用焉復慮無以統  
臨之也別設官提其綱要司其舉刺驗其惰勤而惟恐有不及  
至於閭里有出爲句讀師者亦必從所隸屬陳試經義弗悖于

理者始聽其法至詳且密矣或者猶病其不法三代大小學爲  
教而徒泥於訓故文詞之間嗚呼可謂難矣近代以來急於簿  
書期會而視教民爲悠緩司學計者以歲月序遷豪右海商行  
賕瓦薦往往來倚講席雖有一二君子獲廁其中孤薰而群猶  
一鼓吻一投足輒與之柄鑿唯彼飲食是務號稱子游氏之賤  
儒者日夕與居是故稍勵廉隅者不願入學而學行章章有聞  
者未必盡出於弟子員論至於此寧不爲之長慨今我

皇明一遵三代爲治初入小學習以禮樂射數及升大學則明  
修己治人之道且爲之擇師尤慎府設教授一員必試經義於  
銓曹文既中格然後白宰相署牘俾權教職三年有成始令爲  
真其視宋益加密矣四方風動無不淬礪濯磨以思顯所學當

是時越有翁君好古舊以名經舉進士無工古文辭有司薦之  
于朝將官于州縣好古以目嘗辭舉惜其才不忍聽其去乃試  
教官用爲廣州教授瀕行陶叅政中立朱太史伯賢既各有序  
贈之好古復來徵予言予聞之師曰牧伯以政爲治校官以教  
輔治其職蓋鈞重矣夫以一韋布之儒獲際昌辰與牧伯分庭  
抗禮得以施化民成俗之道誠非細故哉好古之行也靈承  
皇上法古興學之意而盡革近代循習苟簡之弊閭里之句讀  
師必月會之授以彙倫大義使漸摩誘掖之庶幾相率而爲進  
德之歸時雖不設提舉官而府尹之統涖部使者之所覈實其  
法尤嚴也豈無以好古學政之善聞于上者好古勗哉毋徒  
泥訓故之繁文爲也毋徒溺藻麗之詞章爲也好古勗哉

送會稽景德輝教授鄉郡序

成周之時自國都以達于家于黨于術無不置學學必立師師  
必以仕焉而止及道明德充者爲之然以其國之賢還教其國  
之人不翅父兄之臨子弟名實之素孚而不藐然無聞也情文  
之素稔而不渙然無屬也於是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秩秩而相  
親欣欣以相愛恩義兩盡薰爲太和德成材達有非後世之所  
能及也會稽古諸侯之國今爲浙河東大郡會學官闕教授負  
鄉之子弟咸曰言篤而行醇惟我景先生則然其黃髮老成人  
又曰擣齋經腹朝夕不自廢著述成書惟我景公則然既而郡  
僚聞之府公亦聞之相與謀曰府庠之無師二千石之責也景  
君之賢信如子弟老成人之語以鄉人之所尊而爲鄉弟子之

所師未見其不可也蓋上其事於選曹乎選曹既從其請試景君以春秋經義一通白于丞相府報下如章景君將東還泣教事詞林編摩之英成均宿學之士藩府賓僚之賢咸造文若詩榮之而以首簡授濂序嗟夫師道之不立也久矣願求其故後世拘於選格多用異邦人爲之師其實未易學其情未易稔往往若秦越之相視日夜幸代者之至則望望然去矣今景君之獨能致是者何哉亦曰

聖天子在上盱食宵衣以成周爲法然後得遂其所志如斯爾景君之行也當思南渡羣賢之子孫咸萃是邦或以德行文辭著或以道學政事聞世之相去未遠也文獻猶有足徵景君能於此盡心焉則移風易俗之效將粲然可觀矣若曰吾毫及之他尚何所圖不過便祿養於燕

梓之邦而已豈惟非鄉之父兄子弟之所望雖濂亦將致尤於景君濂知景君決不爾也故人有宋無逸許時用二君亦鄉先生也聞景君講道於鄉也甘將有以翼助之哉景君名昇其字爲德輝云

送許存禮赴北平教授任序

鴻儒之胄傳經爲難非藏藪以接肌盍鈞深而致遠欲承家學罔匪俊賢景伯之貫五經仲師之明三統咸號善繼致宣令聲有如婺郡許文懿公爲武夷之世適作寓內之人師繭絲馬鬣析理義之精微粉墨鉛黃發箋文之樞要完經翼傳著述滿家簞食瓢飲肥遯終世其克生於今子遂允蹈於前猷務純楙以自持歛華英而弗耀倡道丹溪矜佩空集揚徽京輦薦牘交馳

天池卒馳於鯤鵬鍾阜竟辭於猿鶴於是上名宰府試藝銓曹  
與五教於北藩列諸生於東序朝紳悅懌侯服推尊斜川無愧  
於小坡西平咸稱爲有子况當勝國之都嘗爲人物之藪教鐸  
斯振壹是韶濩之音藝圃深培竚見菁莪之盛如濼不敏比德  
知慚秋髮多髻簪慨年華之易邁春花夢筆覺文彩之已非粗叨  
鼎鍾之榮敢忘桑梓之敬偶他鄉之相遇慰昔日之襟期把酒  
臨風高情闡朗炙燈論道玄義昭融胡墨突之未黔遽江帆之  
催發雖無藻思強綴蕪辭繼前古之芳音首群英之雅製云爾  
詩曰

有苑者柳生于河麋折以送子而興我懷我懷伊何鄉之文獻  
人遠言微不絕如綫之子之生實紹前徽彬彬其文郁郁其儀

蘭在遠林其香芬芬豈期人知人輒有聞我傳我經其謨孔滅  
以迪以將以牖其衷叶遙遙北藩在燕之墟上俗勁悍柔以書  
詩不見白雲英英在山起而爲澤卉木斯蕃教雨之施功亦如  
此苟專丘壑孰爲杞梓學貴有用於子實多日送征颿其如別  
何其如別何獻此春酒後夜相思白月在柳洪武九年正月十  
八日

### 送東陽馬生序

余幼時即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於藏書之家手自  
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水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錄畢走  
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余余因得徧觀群書既加  
冠益慕聖賢之道又患無碩師名人與游嘗趨百里外從鄉之

先達執經叩問先達德隆望尊門人弟子填其室未嘗稍降辭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或遇其叱咤色愈恭禮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復俟其欣悅則又請焉故余雖愚卒獲有所聞當余之從師也負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勁不能動媵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備容臭燁然若神人余則緼袍弊衣處其間略無慕豔意以中有足樂者不知口體之奉不若人也蓋余之勤且艱若此今雖耄老未有所成猶幸預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寵光綴公卿之後日侍坐備顧問四海亦謬稱其氏名况才之過於余者乎

今諸生學於太學縣官日有廩稍之供父母歲有裘葛之遺無凍餒之患矣坐大廈之下而誦詩書無奔走之勞矣有司業博士爲之師未有問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書皆集于此不必若余之手錄假諸人而後見也其業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質之卑則心不若余之專耳豈他人之過哉東陽馬生君則在太學已二年流輩甚稱其賢余朝京師生以鄉人子弟謁余譏長書以爲贊辭甚暢達與之論辨言和而色夷自謂少時用心於學甚勞是可謂善學者矣其將歸見其親也余故道爲學之難以告之謂余勉鄉人以學者余之志也詆我夸際遇之盛而驕鄉人者豈知予者哉

送王文問序



上既立太學以育才俊士六七年間竒能足用之人駢然繼出  
布列乎內外為政咸有可稱已而慮文學之臣未多見也乃  
詔丞相御史大夫擇弟子自質美而能文者得三十有五人命  
博士躬與之講說日程其業而歲望其功丞相召諸生喻  
上旨以為古之有文學者若游夏以降漢之司馬遷班固唐之  
韓愈宋之歐陽脩蘇軾皆傑然自立於世後世從而師之至今  
不衰諸生何異於斯人哉為可以不勉皆謝而退莫不思自奮  
拔以稱上意上猶恐待之或未至也十二年春復詔大臣  
曰朕甚欲尊顯諸生慮其未悉吾意諸生入學之日久矣其令  
歸省其親賜其二親帛各四端有妻孥者携以來月與粟錢務  
得其歡心勿惜有司費於是曾稽王生文罔承命將還造余請

曰上之恩諸生者至矣文罔未知所報願有以教之自昔國  
家之興駿功溢宇內盛氣薄日月天地為之磅礴山嶽為之動  
搖必有異才之士出而宣之然後上下得其序神人和而庶物  
育否則災害生焉 皇上有天下今一紀憲章文物無讓古

昔思得異才出而宣揚盛美播于無窮而諸生適逢其時一何  
休哉是詔一出凡含聲鼓喙者皆當奮躍以效才技况諸生躬  
承其寵而目覩其盛烏可不思報也士之有文者患不逢治世  
逢治世患乎無位不得被於人諸生以美才際盛時顯位可必  
取誠能以游夏自視如上之所期豈非誠有志者哉文罔歸  
見余友梁先生故太學師也尚從而質焉

送陳庭學序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然去中州萬里陸有劍閣棧道之險水  
有瞿唐灩澦之虞跨馬行篳笮間山高者累旬日不見其巔際  
臨上而俯視絕壑萬仞杳莫測其所窮肝膽爲之掉栗水行則  
江石悍利波惡湍詭舟一失勢尺寸輒糜碎土沉下鮑魚鱉其  
難至如此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遊非材有文者縱遊無所得  
非壯彊者多老死于其地嗜奇之士恨焉天台陳君庭學能爲  
詩由中書左司掾屢從大將北征有勞擢四川都指揮司照磨  
由水道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地楊子雲司馬相如諸葛武侯  
之所希英雄俊傑戰攻駐守之跡詩人文士遊眺飲射賦咏歌  
呼之所庭學無不歷覽既覽必發爲詩以紀其景物時世之變  
於是其詩益工越三年以例自免歸會余於京師其氣愈充其

語愈壯其志意愈高蓋得於山水之助者侈矣余甚自愧方余  
少時嘗有志於出遊天下顧以學未成而不暇及年壯可出而  
四方兵起無所投足逮今 聖主興而宇內定極海之際合爲  
一家而余齒已加耄矣欲如庭學之遊尚可得乎然吾聞古之  
賢士若顏回原憲皆坐守陋室蓬蒿沒戶而志意常充然有若  
囊括于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無有出於山水之外者乎庭學  
其試歸而求焉苟有所得則以告余余將不一愧而已也

送會稽金生序

余居京師十餘年四方賢士從余遊者衆矣晚得某生之才余  
愛之既甚凡見其鄉閭及所與交遊之人無不愛也今年某生  
以其友太學郭生濬來見郭生與某生同邑出其文數十篇讀

之善馳驟可喜與之語義理蔚然余又愛之既而郭生又以其  
同舍會稽金文舉訪予且稱文舉交朋友有義見人有才者事  
之惟恐不至善爲詩太學之論詩者必稱之余又以愛郭生者  
愛焉天下之人不肖者常多而材者常少不肖者如野高山樗  
不培而自長材者如靈芝瑞木舉世不一二見靈芝瑞木之不  
易得如此見者苟不愛之非無目之人必無識者也是豈人情  
哉自昔國家盛時材士布列于朝與其同時者且猶愛之况今  
喪亂之餘斯道之不絕者如髮則才之生於此時者尤不易得  
也其可不加愛乎予怪世之士爲識不弘見有才者位尊則忌  
其蔽吾名年少則惡其分吾譽交排競訐傷至公之道益知其  
與郭之交薦其友爲可愛而喜文舉愛才之心爲足取也及文

舉將歸省其親某生爲之求言余故以愛才之說告之使見文  
舉者若覩靈芝瑞木然而毋蹈余之所恠也

送李生序

善觀璞者不觀其形而觀其色善觀人者不於其材而於其氣  
形可僞也色不可僞也材可強也氣不可強也摩其外輝然而  
溫栗然而潤人雖賤之吾必以爲良玉矣叩其氣肆然而直浩  
然而正雖未措於用吾必以爲美才矣古之育才者不求其多  
才而惟養其氣培之以道德而使之純厲之以行義而使之高  
節之以禮而使之不亂薰之以樂而使之成化及其氣充而才  
達惟其所用而無不能加以天下之大事而不勞優之於廟  
堂之上而不變窮之於荒陬陋巷而不憂其中有所受而然也

故惟有所受者然後能有所爲譬之大海然百川之灌千載之積受之而不辭然後能培萬彙載舟楫而不難汗潢之水一葉加之則勝浮之以杯則沉矣故君子貴乎有養也臨海李生宗魯在太學侃侃自許不逐時輩俯仰囊無一金之貲處之恒無憂色是非其氣之足恃能然耶彼見寶貨而喜者死於寶貨者也以困貧爲憂者終於困貧者也故惟安貧賤而後能脫貧賤輕富貴而後能享富貴安貧賤而輕富貴非善養氣者烏能爾耶生之氣美矣能養之以道吾未見其終貧賤也今年生歸拜其親其友某爲之請且言生以布衣歸未有以慰其親請以言榮之余言不足以榮生或者因余之言以求生則知生之所得者過於人遠矣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之八

